

小人物，大演員

內地知名女演員朱媛媛前幾天病逝，社交媒體上滿屏悼念。晚上在小區裏散步，竟然又聽到幾位坐着乘涼的大媽，也在集體談論着她：「就這麼走了」「多好的一個人啊」……尤其對於北京觀眾來說，朱媛媛在電視劇《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》裏飾演的賢惠又樂觀的雲芳，幾乎成了「好媳婦」的樣板。

後來我看苗僑偉、郭羨妮等人主演的港劇《缺宅男女》，同樣被打動，就像是一部港版的「張大民」，同樣是兄弟幾家與老媽擠在狹小的屋子裏。有喜怒哀樂，有鬥嘴爭吵，為生計發愁，也免不了小聰明和算計。日子雖緊巴，卻總能苦中作樂。家人團坐，燈火可親，平平淡淡的日子裏，湧動着絲絲點點的幸福。

朱媛媛是一位塑造小人物的「大演員」。她的角色，幾乎都是市井女性，沒有驚天動地的傳奇，卻因真實而動人，總是帶着生活的粗糲與溫度。人們哀悼她的離世，也在追憶那個用細膩表演和扎實劇本講述普通人故事的年代。因為，她的離開彷彿一面鏡子，映照出當下影視行業的某種失落，熒幕上那種煙火氣，越來越稀少了。無論是內地還是香港，這個問題都是毋庸諱言的。

一些「大製作」，充斥着令人目眩的豪宅、無菌化的職場、遊艇上的百億商業糾紛、仙俠劇裏的空洞幻境、循環上演的卧底復仇戲碼。流水線上批量產出着浮誇劇情、單薄人設，高飽和濾鏡遮蔽了生活的本色。往昔北京胡同裏，香港茶餐廳裏，那些街坊們的兒女情長、柴米油鹽，被各種精緻的服化道和燒錢的特效所淹沒。

真正打動人心的藝術，不需要金玉其外的包裝。它源於對生活的洞察，扎根於人性的共情。觀眾笑中帶淚，觸摸到生活的顆粒感——那是一種「在別人的故事裏，看見自己」的體驗。

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「讀心」之難

小孩犯錯，常會對父母辯解「我不是故意的」。多年前，有位芝加哥警官開車撞死一位騎自行車的九歲男孩，但他只收到交通事故認定而不是被起訴犯罪。新聞報道後，大眾輿論嘩然。在兒童死亡的情境中，肇事者並非故意殺人似乎無關緊要。同樣道理，如果有人觸犯文化、道德禁忌，哪怕行為本身沒有對他人造成損害，也會遭到大部分人的譴責。

人沒有「讀心」技能，只能通過觀察他人言行推斷他們的想法。美國波士頓學院（Boston College）心理學家Liane Young專門研究我們如何推斷他人動機，生成相關的「想法理論」（Theory of Mind）。她的研究發現，當人致力於解讀他人想法時，右耳上方到太陽穴後面的人腦部分特別活躍。如果打斷這種大腦活動，我們的道德評判會遭到干擾，會對平常不贊成的違規行為輕輕放過。如果人腦相關部分受損，就無法有效判斷他人的情緒、想法，也不易和他人產生共情。

三歲幼童不知他人的想法與己不同，想當然地覺得別人應該懂得自己。成年人在人際交往中卻隨時都在有意無意地判斷他人的動機，並據此做出合適的反應。但我們對「自己人」通常網開一面，願意想像他們之所以犯錯有不得已的原因，「論心不論跡」。對「外人」卻過分嚴苛，「論跡不論心」，傾向於推測他們的行為都出於一己私利，不值得原諒。

不幸的是，這種思維傾向容易給花言巧語的詐騙犯和不良政客帶來可乘之機，乃至對個人財產、群體團結造成傷害。有鑒於此，哪怕做不到完全不偏不倚，我們也要加強自省，盡可能避免墮入偏聽偏信的陷阱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刷手機，看到一條標籤「重新養一遍自己」，忽然很有觸動。和「養」搭配的實語很多，養育孩子，贍養父母，飼養寵物……當然，包括養自己。在我印象裏，「養自己」的刻板說法是「養活自己」。小時候父母老師教導要好好念書時必說：長大後你要能「養活自己」。魯迅說過「生存、溫飽、發展」的三階段論，含義與此相仿。而魯迅還說，「我之所謂生存，並不是苟活，所謂溫飽，並不是奢侈，所謂發展，也不是放縱。」可見，「養自己」不是讓自己

上回提到，恩斯特的作品裏有一隻獨特的「鳥」，它象徵死與生，而恩斯特命名它為Loplop。

Loplop的來源與恩斯特一段離奇的童年經歷有關。話說，小時候的恩斯特養了一隻小鳥，這一隻他摯愛的小鳥，卻在妹妹出生當天死去。自此，對於恩斯特來說，鳥便成了死亡與再生的代名詞。這份糾結，凝聚成Loplop這個角色。

Loplop是恩斯特創造的替身，它既像鳥，也像人。Loplop首次登場於恩斯特的拼貼小說《百頭女郎》（La Femme 100 Têtes，一九二九）。之後，它反覆出現在恩斯特的

距離七月五日還有四十二天，許多人，尤其日本國民，都在為那天的到來而憂心忡忡，因為害怕末日大災難即將發生。

這現象源自日本一輯原本反應不佳的連載漫畫：《我所看見的未來》。作者竜樹諒將自己有關預言的夢境作為故事素材，於一九九四到九八年間刊於漫畫雜誌《真正可怕的故事》和《恐怖體驗》。可是其作品當時並沒引起太大回響，竜樹諒後來甚至悄然引退，不再創作漫畫。萬料不到，二〇二〇年有電視節目提到《我所看見的未來》結集本封面竟有預言日本「3・11」大地震的字句，於是人們開始瘋狂搜索那已絕版的漫畫，並詳細分析各故事的夢境內容，指出當中有許多跟現實不謀而合的隱喻。自此之後，竜樹諒人氣急升，舊作在網絡被高價炒賣，更有雜誌社替他出版《我所看見的未來》完整版，宣稱真正的大災難將於二〇二五年七月五日發生。

一名普通漫畫家能夠透過夢境預知未來，令人難以置信，但媒體的宣傳威力不容小覷，許多人都因這傳言

虎豹別墅

跟荔園一樣，我對虎豹別墅沒什麼印象，也不曾踏足萬金油花園，那個著名的「十王殿」浮雕，一直只是耳聞，就當是都市傳說，甚有距離，更沒有看過十七年前譚孔文為香港話劇團創作的《虎豹別墅》（沒寫錯字，的確是「野」）。從實地到演出，都沒有概念。

最近浪人劇場重新製作《虎豹別墅》，幸好不是歷史劇場、社區劇場，既沒有說教，也沒有複製遊地獄一般的恐怖場景，而是一場包羅萬有、錯綜複雜的遊歷，奇妙有趣，有一定的敘事性，但意象和氣氛才是重點，就連我這個跟虎豹別墅沒什麼連繫的觀眾，也甚為受落。

在葵青劇院黑盒劇場中央，一個小小舞台，機關盡出，變出不同魔術，叫四面觀眾驚喜不已。的士高球燈把舞台照成舞池，營造Cabaret式歌聲四起的情景。

角色造型裝扮花心思，「主持」半臉男妝半臉女妝，雌雄同體；「胡文虎」戴上老虎頭盔，「男人」與

簡單地「活着」，更要活出自己。

有一位網友在「重新養一遍自己」的標籤下跟帖說，自己退休快一年了，時間放慢了速度，變得更加密實、充盈、有味道，「生活裏許多曾經來不及細看的角落，忽然都被打磨得光亮溫柔」。我生也晚，離退休還有十幾年時間，以我身邊的長者來看，退休生活確實開啟了養自己的新歷程。還有位網友說，「養孩子就是重新養一遍自己。」對此，我深表贊同。女兒現在是中學生了，在她身上，有時能看到我以前的影子，細一

創作，像是一種對抗內在混沌的符號，而每一次出現，Loplop都有不同的形貌，有時它是高舉雙臂的展示者，有時它是藝術的載體，以自己的身體呈現拼貼、石拓、刮擦而成的畫面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Loplop不只是為了創作而生成的角色，更是一個精神的容器。它擔任的是「傳遞者」的角色，替恩斯特展示作品、解說夢境、挖掘潛意識的創傷。這角色讓恩斯特得以退後一步，以觀者的姿態，重新凝視自己的內在。

若說《森林與鴿子》是一幅關於創傷與困局的自畫像，那麼當中的

所看見的未來》結集本封面竟有預言日本「3・11」大地震的字句，於是人們開始瘋狂搜索那已絕版的漫畫，並詳細分析各故事的夢境內容，指出當中有許多跟現實不謀而合的隱喻。自此之後，竜樹諒人氣急升，舊作在網絡被高價炒賣，更有雜誌社替他出版《我所看見的未來》完整版，宣稱真正的大災難將於二〇二五年七月五日發生。

一名普通漫畫家能夠透過夢境預知未來，令人難以置信，但媒體的宣傳威力不容小覷，許多人都因這傳言



面容，只能憑藉布料的起伏猜測表情。這種「親密中的距離」讓人不禁思考：即使是最親近的人之間，也可能存在難以言說的隔閡。

關於蒙面意象的來源有多種解

虎豹別墅

「旅人」有時面戴泥色半面具，有時戴着幪面超人面具，適時轉換身份、時空與狀態。「男人」被重重裹覆，動彈不得，如捲着他的夢魘，也是纏擾他的因果和孽障。「女人」腹中有肉，舉起油紙傘；「迴音」穿旗袍長衫，也是歌女，唱心聲，講心事。

《虎豹別墅》約一百分鐘的演出，各人輪流說故事，最後連成一線，交錯混雜，也百感交集。最後，華燈映照，觀眾發現，原來舞台就是一面鏡，一面反映諸君的鏡。境隨心轉，相由心生，一切幻相。再把一塊布蓋成一個地景，然後在最高處放上小塔，就成了一座簡約寫意的虎豹別墅模型。再看仔細，那高高低低的形態，不也像獅子山？或許《虎豹別墅》講的，不只虎豹別墅了。



逢周五見報

重養一遍自己

看，又很不一樣。十多年來，她以她的成長催動了我的成長，養孩子與養自己就這樣交織在一起。

成家立業、結婚生子，每一次人生大事，都開啟了養自己的新起點。養自己不一定是生活方式的整體改變，戴一副牙套，矯正一下牙齒；加強運動，消減脂肪，把人生賽道從八十公斤級轉到七十五公斤級，都如重新養了一遍自己。巴西作家保羅・科埃略說：「換一種方式做那些習慣了的事情，就是讓心中長出一個全新的自我。」那麼，哪怕最細微的改變，

Loplop，便是那個從創傷中誕生的「他者」。精神分析學者卡夫基（Samantha Kavky）便說：「恩斯特將父權象徵的權力轉化為藝術象徵的能量，藉由創作Loplop這個『圖騰父親』，他不再是童年的受害者，而是重新奪回話語權的創作者。」

Loplop不是全然溫柔的形象，它神秘、怪異，甚至帶有一絲不安，但正是在這樣灰灰蒙蒙的模糊地帶，我們看見一種深層的復原，那不是恢復生活的原貌，而是啟示一種新的存在。因此，那一隻在《森林與鴿子》中的Loplop，看起來像是被困在密林，但它又是仍然存活的生命，隨時

看得見的未來

暫時不前往日本旅遊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其實要驗證漫畫家的預言只需耐心多等四十二日，如果當天沒發生特別嚴重的災難，那漫畫終只是漫畫，一切的恐慌都是枉然。

人類常千方百計想預知世界末日何時到來，自稱有預言能力的人也往往備受關注吹捧。其實只要理性想想，隨着地球氣候日趨極端，將發生威脅全人類性命的天災實在不必預言也知有可能。至於實際日期，即使有人言之鑿鑿，人們又可怎樣？除了集體恐慌和囤積物資外，還不是要繼續

《戀人》

讀。一種觀點認為，它與馬格利特童年母親溺亡時被布包裹的創傷記憶有關。另一種解釋則認為，馬格利特深受法國小說系列《方托馬斯》蒙面角色的影響，將「遮蔽」作為神秘、危險與自我保護的象徵。無論哪種解讀，蒙面戀人都讓觀眾感受到人與人之間既渴望靠近、又難以完全互通的複雜情感。

馬格利特並不喜歡對油畫作出唯一的解釋。他曾表示自己的畫並不是謎題，也不是心理分析，而是用冷靜和理性的方式，把日常事物重新組合，激發觀眾對世界的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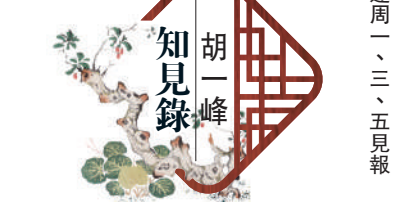
動物運毒

近日，哥斯達黎加一所監獄的獄警，破獲了一起從監獄外向在囚人士運送毒品的奇案，成功阻止逾二百三十克大麻和六十七克可卡因流入監獄，當場抓捕負責運毒的「毒販」——一隻黑白色的貓，當時身貼兩個「毒包裹」的牠，趁着夜色跨越圍欄，企圖硬闖監獄。

考慮到被捕的「運毒貓」是初犯，且參與運毒是被迫而非自願，牠在整個運毒產業鏈中只是一個不知情況、不明法理的運輸工具，因此，獄警並沒有將這隻貓繩之以法，而是將之送往動物衛生部門，讓其安度餘生。

與這隻幸運脫離毒海的「運毒貓」相比，一些「運毒狗」的命運更加悲慘。二〇一五年，哥倫比亞一名獸醫因運毒被捕，及後他被送到美國接受審訊。該毒販承認，利用獸醫知識，把海洛因藏在狗隻體內，以此將毒品運到美國。其中多隻「運毒狗」接

比如調整睡眠時間、改善飲食習慣，每天睡足夠多的覺、喝足夠多的水，以及護理皮膚、換髮型，都可歸入養自己的範疇。年歲越大，越明白一個道理，最不熟悉的是自己，最難相處的也是自己。既如此，更得好好養自己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做出下一個動作。在Loplop的多重身影中，它始終是一隻有生命力的鳥，它不只是飛向天空，而是飛行於記憶與想像之間。或許，它始終在黑暗中飛行，但它同時知道，它不害怕在黑暗中飛行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日常生活？難道要立刻挖洞避難，或離開家園住進深山？與其為不確定何時出現的事情惶恐不安，倒不如好好處理當下的一切、珍惜仍可享用的地球資源、各國協力維護世界和平，那才是人類面對未來具建設性的反應。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《戀人》看似荒誕，卻深刻地映照了現代人對親密關係、身份認同和情感表達的困惑。畫家用一塊布揭示愛中的神秘與距離。也許，真正的親密並非完全的坦誠，而是帶着對彼此未知的包容，繼續靠近彼此。



逢周五見報

動物運毒

受手術取出毒品過程中，受到感染最終死亡。

相比貓與狗，毒販們更青睞體形小巧「運毒鴿」。二〇一七年，阿根廷獄警射下一隻連日來在監獄飛出飛入的鴿子，從而揭發飛鴿羽毛中夾帶小包，內含七點五克大麻、四十四粒鎮靜劑及一隻USB手指。順鴿摸巢，獄警共抓捕十五隻「運毒鴿」，據說牠們日均往返監獄高達十五次之多。

在加拿大卑詩省，二〇二二年也有一名機智的獄警，在監獄牆上抓捕一隻可疑的鴿子，從而揭發鴿子攜帶的小背包，內裝並非書信而是冰毒。此時，剛剛被放生的「運毒鴿」早已畏罪逃之夭夭。



逢周五見報